

[抗日专题故事系列]

抗大生——曾一士传奇(三)

◎ 熊林福

1939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曾一士被迫转移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黄道找曾一士谈了四点:一、中央决策,为了争取国民党200万军队抗日,反对投降妥协,组织决定派一批学过军事的优秀干部,通过社会关系进国民党军队工作。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二、到国民党军队后,要善于和国民党军官交朋友,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切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三、赣北游击区是我党早期建立的武装,是新四军北上南下的重要根据地,必须保证这一通道掌握在我军手里。四、国民党57师现驻上高、高安一线,接近赣北游击区。徐英有一亲戚在该师任团长,徐英已在该师政治部任政工队长,急需助手,派你去协助工作。党准备争取这个部队,以便将来扩大赣北游击区武装力量。这一任务党交给你去完成,是党对你的信任。你化名缙武,代号熏桢。规定联系方法,由徐英直接领导。

通过地下党的运作,曾一士到了57师政工队,先任少尉队员。当时部队驻扎在上高城东郊。曾一士在政工队组织宣传歌咏队,向连队和当地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干得很出色。历时四个月左右。曾一士调到该师69团任中尉连指导员,连长为杨友群(军校毕业)。曾一士和连队战士们在前沿阵地上相处数月,敌人炮声隆隆中彼此感情相契。1940年春节前夕,部队调到后方整训。曾一士在三个月整训中给战士们上政治课,重点讲历史故事(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和岳飞抗金,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灭倭寇等),战士们很

喜欢听,曾一士还在连队开展识字学文化竞赛,逐渐提高战士们抗日凝聚力。

1940年9月间,敌军向高安前线57师防地发动大规模进攻,69团在高安左翼605高地担任防守。战斗进行了七天七夜,由于宣传工作成功,战士们斗志昂扬,多次冲击。敌军遭到惨重损失。由于师指挥失误,友军配合不力,国军全团损失也很大。团长负伤,一营营长阵亡,全团12个连的8个连长阵亡,4个负伤。曾一士所在的一连杨连长阵亡,一排排长重伤。曾一士于战斗最后率领数十人冲出包围圈。全团在赣江南岸集结时仅余300多人。这次战斗,徐英的亲戚张姓团长也阵亡。随后,曾一士因工作需要调任57师政治部担任上尉科员,参加掩埋阵亡战士尸体和清理战场的任务,历时2个多月。清扫战场结束后,曾一士又调到师政治部搞民运工作。曾一士利用这个机会走遍了上高、高安各乡村,接触到很多老百姓,看到民众在苦难中挣扎,内心极其痛苦。日本鬼子的烧杀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人民在怒吼。曾一士在连队时,先后动员战士谢强等十余人(都是江西人)前往赣北游击队参加革命工作。

1942年夏,57师由三战区调九战区(长沙)。徐英请示上级后决定将曾一士继续留任三战区,对工作开展更有利。徐英给曾一士规定了联系方法,安排他在部队出发时,装病住进第三陆军医院。1942年秋,曾一士由第三战区政治部少将黄徵潘(黄埔一期)介绍进三战区政治部人事科任上尉科员(黄徵潘于41

年到57师视察部队政治工作,由曾一士接待他)。人事科长何德用,科员有张南洲、罗礼泉、张丕声、郭显隆、郭安行、陈佰善等。郭安行、陈佰善因浙江同乡关系和曾一士关系密切,晚上常在一起交谈。在三战区政治部工作时,少将政治部副主任侯肃剑(黄埔一期)儿子侯克强要升学,晚上叫曾一士到他家上课,教他语文、数学(后来考取大学)。侯克强与曾一士建立了师生感情。陈佰善原名林材,是我党江山县党部组织部长。江山县委被破坏后,是敌人追捕的主要成员之一。林材失去联系后逃到江西上饶改名陈佰善,考取战区青训班,结业后分配到三战区政治部任少尉科员。组织了解情况后,让曾一士和他联系,指示工作。1943年冬,教导团成立(属三战区直接领导,战士多青年学生),曾一士请求调该团工作,任少校干事,后曾一士设法将陈佰善调到该团任中尉连指导员。陈佰善干得很起劲,也获得战士信任。一次战士余次奇等因伙食太差而聚众殴打司务长傲建畴,傲建畴怀疑是曾一士和陈佰善俩幕后策划煽动的。随后,曾一士和陈佰善被国军怀疑。在一次行军途中,曾一士告诉陈佰善处境险恶,要设法脱离,免遭傲建畴的毒手。陈佰善同意和曾一士一道离开部队。但国军早有准备,旋即曾一士、陈佰善扣押于莲汉教五团留守处。数日后,曾一士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陈佰善后来就地保释。后在学生侯克强关系疏导下,曾一士保病就医,回到常山。身体康复后,和组织再次联系上,继续革命工作。(完)

安抚灵魂的催眠曲

◎ 魏兴海

夜深沉时,有些文字会化为烟雾。它们不刺目,不惊心,只在纸页上浮游,将人裹入一种绸缎般的倦意。世人常言好文字当如投枪匕首,却不知那幽微如磷火的篇章,方是文字最古老的巫术——催眠的秘密仪式。

鲁迅的《夜记》,恰是这般存在。血与火的历史暂时退潮,爱人远在异乡,斗士暂搁其戟。此时他伏案,字迹在灯下晕开,竟渗出罕见的温柔。那不是刻意的抚慰,而是灵魂卸甲后的自然流淌。他写蝇鸣,写秋夜,写模糊的忆念,句与句间缀满破折号——意识的断桥。读者行于其上,步履渐虚浮,如踏棉絮。许广平彼时在广州,他的絮语便似寄往虚空的情笺,无人接收,遂在纸面盘旋成低回的涡流。絮语者,本就不求回应,唯自沉溺耳。字字句句皆如羽毛,搔刮着理性的警觉,直至它松懈,塌陷。

一切催眠术,皆始于重复的旋律。听那更夫梆子,单调而固执地凿击夜色;或老僧诵经,木鱼声声,将经义碾成无意

义的音节流。意义被抽空后,节奏本身便显形为摇篮。张爱玲深谙此道。她写白流苏的月光:“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下去……”音节的沉降(低一点,低一点),意象的钝化(赤金的脸盆),句尾的下坠(沉下去)——三重旋律叠加,读者便随那月亮一同沉入意识的海床。

幽闭的空间,亦是催生倦意的暖箱。普鲁斯特的贡布雷卧房,窗帘低垂,将世界隔绝。唯余意识的菌丝在昏暗中滋长,攀附记忆的残垣。他写母亲迟迟未至的晚安吻,写玛德琳蛋糕的气味如何撬开往事的阀门——等待的焦虑被无限拉长,终至疲软,化为昏沉的甜蜜。四壁如茧,文字是自缚的丝。读者蜷缩其中,感官向内塌陷,外界的棱角被丝绒包裹。此时阅读,已非理解,而是让文本如被单般覆盖自己。

最深的催眠,源自意义的悬置。鲁迅《野草》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矛

盾如两股暗流对冲,漩涡中心形成意义的真空。读者坠入其中,思维失重,如堕云里雾中。禅宗公案亦是此理:“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时空骤然坍缩又膨胀,逻辑的链条寸断。意识为求解脱,只得放弃挣扎,任由这迷雾浸透身心——困惑本身成了最柔软的枕头。

今我亦效颦,作此催眠之文。看官若觉字句渐糊,眼皮垂坠,便知这巫术已成。莫要抗拒,且随文沉浮。意识的扁舟,正漂向遗忘的汀洲。远处似有钟声,抑或只是耳鸣?不必分辨钟声还是铜与空气的摩擦,只感觉身体生热,绒毛般的触感拂过额角……

睡吧。文字本是无害的烟,偶尔织成茧,供人暂避风雨。待天光破晓,自会羽化而去。此刻,唯余这纸页如枕,墨痕似被衾——覆你安眠。

◎魏兴海 树兰(杭州)医院 资深专家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诗歌长廊]

每天,我走过文峰路

◎ 濮波

许多时候 我们都要走过文峰路
它连接着我们的工作和休闲
家庭和事业 思想和撒野的身体
它的地理 连通着我们在田野劳作的家族记忆
如果你再走一遍 会发现
工业也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五金店
机修店
纺机店 仪表店 向劳动的灵魂敞开
而渔具店里挂着无数颗向往大海之心

许多时候 文峰路是一位村姑
没有头饰 但她的从来不掩饰 海洋的野性
似乎在她的眸子里 藏着通向南边地质公园的隐秘地理
似乎 一个奥陶纪的远古传闻 都藏在一枚渺小的贝壳化石里

而每年秋天 当红灯笼染红的栗树叫唤着季节
竹笋做的粿 稻谷做的醅糕 也唱起了地质之歌
胡柚浓缩着山间植物的灵性 通往招贤古渡
一首宋诗 交换了一江钱江源和南门的溪水

许多时候 文峰路只是一个媒介 通过它——
往北 文昌阁 梅树底 白菊花尖 触手可及
往西 再远一点 我可以到达何家乡的樊家村
往东 文图村河流成堆 江源村湿地 仿佛一座负离子集镇
往南 东坑古道散发悠悠古韵

更多的时候 我在文峰路无所事事
我只是走了一遍 但是 这不就是我多年热爱生活换来的意象!

秋雨

◎ 徐烈斌

烈日高悬如酷暑，
烦心炽热盼秋凉。
忽然天降甘霖喜，
鱼逐波翻水满塘。

全民国防教育日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普及国防教育